



保閒堂集卷第十六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延珪校

制草

南中制草近三百道遭變倉猝失去全帙暇日簡
故紙得藁什之一二錄其成篇者二十七首雖媿
不文亦見一時命辭之意云

原任大學士孔貞運加贈太傅

制曰惟嶽降神名重台衡之席惟皇撫運眷隆柱石
之勲迺至功謝四時厄興五際生以天下爲已任旣



弘造於邦家死唯斯道以覺民猶力持於忠孝假使
風高異世爰想丹青豈其論定興朝弗揚寵命爾原
任大學士孔貞運系聖而出體道爲宗比德珪璋蘊
中正和平之度談經帷幄凝承疏附之謨肆我烈
皇爰立作相時方戎車在野秕政滿朝晁食宵衣見
至尊獨憂社稷主憂臣辱奈羣工別事戈矛惟揆地
之獨難聞爾心之彌惕造膝無聞之語總是鹽梅溫
室不言之餘每形嗟歎蓋一德真同父子而十事未
見施行翻然去國之老成馴致射天之鋒鏑昔時黃

閣乎泉祗是清風今日丹心長樂誰傳血淚惟先皇
遺詔之日卽元臣畢命之辰於茲大節之凜然益信
前猷之未竟易名千古增重一時是用特贈爾爲太
傅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泣十行之賜書長依日
月夢九重之飈駕忽逐尾箕星坼三台痛來歸之無
地石燧五色想遺恨於補天尚默牖於予衷用儀型
乎百辟式憑俎豆勿替寵榮

協理京營戎政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國維加
太子太傅光祿大夫

制曰國家京營之設居重京師懔威區夏雖假權於
勲舊必倚任於信臣自非慎簡股肱曷釐九伐廼以
疇咨元老式領五兵際國步之方艱眷予懷之良切
爾協理京營戎政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國維體蘊
純明器包才傑宏畧作廟廊之具沉幾負開濟之資
自理花封旋登瑣闥擁牙南紀久宣作牧之猷護運
長河遂陟筦樞之任叱馭當颺回之日綢繆在塗燹
之餘雖將驕卒惰之已然每懷伏地而投袂請纓之
弗替終獲見天痛寢園之震驚愬南來之一老時亟

需乎曠騎俾實掌於禁兵玉斧纔揮風雲卽變金鉞
始戒徒御不喧試望旌旗萬里江流欲沸一新壁壘
千齡王氣嘗明行制勝於韜鈴先銷憂於肘腋可無
崇獎賚我寶臣茲用覃恩晉爾爲太子太傅光祿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爾試念高皇帝肇基之遠痛烈皇
帝降割之深尚其盡瘁臨戎裂眦厲士壯帝座鈞陳
之衛氣掃欃槍明文昌上將之權班聯貴相朕將開
麟閣載闢綸扉益懋膚功佇膺後命

原任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沈儼燦加贈

太子太傅

太常少卿沈胤培之父

制曰朕遭時紛紜紹天休命伊維漚澗撫舊履之河山疏附後先念昔時之堂構顧瞻原廟但其愴然敢告治庭用彰考翼爾原任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沈傲爝當先皇就邸之日實在爾左轄之年供億弘多千乘豹尾締構斯在百尺璇題惟爾董才賦以上供矢經營而罔懈漿酒藿肉不擾於民間烏革輦飛俄躔於帝座式鞏維城之氣象良繇捧日之殷勤今在予末小子來自天中越居江表望黃河之帶礪

展念多違憶白水之戎功興言如在矧爾勲開冊府績著鼎鐘夙爲宗臣而公孤蚤陟紹有哲胤而忠讜傳謨雖時值鼓鞶余聿求雲臺諸士而誼懷簪履以爾先代邸六人茲特贈爾爲太子太傅錫之誥命於戲肆用前勞媿昔日興周之元老誕啓厥後作他年入雒之袞衣憫予紹庭服茲寵鈞

太嘗寺右少卿管光祿寺右少卿事蕭士瑋授
中憲大夫

制曰自昔佐世之彥宕往不如沉深聰明先其平淡

朕懸清選以待斯人惟茲常伯之司實領大官之署
特隆簡任增重廟廊爾太嘗寺右少卿管光祿寺右
少卿事蕭士瑋大雅不羣立心獨照覃思見道每游
泳以入微日涉成文喜蕭疎而自得爰從使節載轉
小儀半伏丘園寄懷空賞磊砢作棟梁之用淡遠絕
市朝之塵適余紹統于舊京藉爾銓材于羣品崇獎
不倦罔非君子之朋風度凝然具諧公輔之望金支
翠羽余惟以良士爲德馨毛包載美爾尚以忠信爲
鼎實用昭微意匪直兼官茲用覃恩階爾爲中憲大
夫錫之誥命方今戎馬交馳車書乍隔神其恫矣如
聞愾歎之聲余何心焉庶進監門之養彌潔蠲於所
事佇晉陟於崇班

妻黃氏先贈孺人加贈恭人

制曰夫婦之間施衿結縵期於白首而死生契濶人
道之所悲也矧懿範徽音班班可考者乎爾太嘗寺
少卿蕭士瑋妻贈孺人黃氏出自望族歸於令人舅
姑盡孝養之誠胤子備愛勞之訓允可誕示母儀昭
宣壺則矣獨爾夫於牀空鏡破之後彌憶鷄鳴昧旦

之箴此豈真女子明智勝於丈夫哉良繇世好委蛇
物疵正性而爾夫陽剛欲決賴爾爲去筭側席之陳
峭獨不回資爾有下氣怡聲之諫朕於此有慨矣爾
若是其賢哉茲用覃恩加贈爾爲恭人服愍冊於明
時慰幽貞於永夜

繼妻羅氏先封孺人加封恭人

制曰女子婉變事人而弼其夫於貴仕難矣若其夫
有賢士大夫之行而無忝厥配抑又難矣自非才明
曷稱淑懿爾太嘗寺少卿蕭士瑋繼妻封孺人羅氏

言離姆教卽儻冠紳贊見於姑入室盡抑搔之敬視
猶我子牽衣同毛裏之恩若爾夫託寄宦途殷勤著
述擁書萬卷不聞兒啼女寒高議千秋一任傾筐倒
度誰寬室家之顧實繇旨蓄之勤而又稽阮相推雅
負人倫之鑒杜房在座能窺英俊之游豈惟職在蘋
蘩久矣識先筭筭茲用覃恩加封爾爲恭人越有寵
光耀副筭於燕喜欽哉勿替相劍珮於鴻儀

父某原任河南河南府同知先贈奉政大夫加
贈中憲大夫太嘗寺右少卿

制曰朕惟我祖宗時重熙累洽士生其間類有不盡
用之才留遺覆被以及後昆其服官行事猶燦然可
紀也爾原任河南河南府同知先贈奉政大夫蕭某
乃太嘗寺右少卿士瑋之父天付介直道與端醇先
蜚譽於賢科旋流聲於講帳烹鮮劇邑佐計郡朝羔
羊之操不渝樽俎之功再見固宜登延茂異使之宜
助國威而布被之清唯傳父老弦歌之薦徒祠鄉亭
惜哉士老長才良以時方清晏茲用覃恩贈爾爲中
憲大夫太嘗寺右少卿錫之誥命於戲若爾之弭叛
擊強使在今日大吏之選也而不可得矣尚賴爾子
令謨增榮益觀念幽靈其不翳服寵命之如新

母王氏先封太宜人加贈恭人

制曰語有之同言而信信其所親故士之抱忠履信
少成自然者匪獨義方蓋有母教焉凡我卿士無忘
徽音爾封太宜人王氏乃太嘗寺右少卿蕭士瑋之
母令儀有穆惠問無喧躬刀尺以佐家治藥糜以盡
養逮下有小星之惠居身叶廉吏之風而至竊比諸
生修明七誠實稱女士黽勉一心方爾子敦禮樂而

說詩書在爾且後功名而先德義幸哉有子知簪笏
未是揚名我思古人必忠良乃可作孝念爾子讀范
滂之傳奚止栝菴追穎谷之羹唯求仁粟固已發聞
於顯秩可無增貢於下泉是用覃恩加贈爾爲恭人
於戲服寅清之要職永言孝思奕彤史之休光載新
寵命

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顏渾晉勲階一級授朝
列大夫

制曰朕稽往牒昔漢室再造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

減億計今縱未云汰減而驅馳浮競吏道凌遲思與
子大夫謀之惟此治官實升良士爾南京吏部稽勲
司郎中顏渾風規亮直器蘊純凝當治經而有潔行
之心在賢科已負人倫之望惟烈皇帝臨軒嗟歎破
格升庸纔屬解巾卽膺妙選爾乃飲冰而思救弊抱
牘而問旁求啓事之公下符月旦濯纓之操躬勵囊
衣間者經始造邦惟爾肇開選格懸玉衡于千尺路
絕攀援澄水鏡于清秋人知肅括遂使駑駘騏驥畢
服于天閒儼若楹桷構榱總齊于大匠唯程才之允

當嘉爾職之克修茲用覃恩晉爾階朝列大夫錫之
誥命於戲國家邇者人才非乏也而門戶壞之今不
堪再壞矣爾惟散黨以銓人朕則破格以登汝

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揭重熙晉勲階一級授
協正庶尹奉直大夫

制曰銓曹之設職掌雖殊其以進退人才則一也今
時方多事慎惜名器而賞功爵德具有攸存司封之
職顧不重與爾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揭重熙茂昭
民譽晉列天曹俾執秩而正百官行需次而掌六計

以爾疇昔之學古試思今日之用人勢重章縫宜進
純德之彥俗流波煽亟思方重之儒然欲一心志而
就功名必應後白望而先實事祇如清通簡要可得
平流救過之材須畧牝牡驪黃始開雄俊寶臣之選
若夫介嚴請託清絕苞苴洞膽爲明孤持一鑑剗犀
爲利立剖羣情爾試吏則已然朕得人而何慮茲用
覃恩晉爾階協正庶尹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昔先正
有言國家用才猶農積粟庀于平時可以濟事爾雖
主爵而典選旦暮及之往懋乃職弼我統均欽哉

母趙氏已贈宜人今又贈宜人

制曰人子於秋霜春雨景物推移興懷怵惕矧其身之推移仕路而悼痛慈闈能不愴然以思乎是不可無以慰其心焉爾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揭重熙之母趙氏才明淑懿載在訓辭惟是爾子去方州之任踐承明之廬剔歷日深栝棗日遠此爾子所以悲也朕惟古人韓康伯之母子在選曹教以得士然其所及者一人耳爾子總齊清議仗助銓衡登明選公甄敘惟允凡我多士美娠賢而追聖善夫豈有盡焉母以子貴朕謂母以子壽矣茲仍贈爾爲宜人需慈母之光榮慰良臣之寤寐

繼母劉氏已贈宜人今又贈宜人

制曰朕惟造物之數後起者勝卽閨中淑媛結烏鳥之情被鸞章之寵多有不于其身偏于其繼者若夫宜享不享則行路傷之爾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揭重熙繼母劉氏里傳揭孟之稱堂絕潘輿之養所謂宜享而不享者也然惟爾始歸之日膝繞孤遺室如懸磬祝其成立推燥分甘但使能讀父書可謂永畢

母願又况龐眉一老連蜚赤紱之光何妨寂寞三星
相對鹿車之側惟春華秋實在前人則已然豈川盈
谷虛歎我躬其不閱聽諸造物留餘後人不亦可乎
茲仍贈爾爲宜人惟爾子勤宣大猷卽爾亦永有令
聞吏部誥并及
前母茲失去

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李皓授協正庶尹奉直

大夫

制曰古稱糧穀軍之要最今戎車方駕物力未豐出
納應期俾無告匱地官之屬朝選尤難爾戶部陝西
清吏司主事李皓雄文起譽達識含精甫握蘭香卽
膺倉部以爾潔清自矢嫌疑屏絕朕謂不難朕所念
者舳艫暴於沙津軍徒號於庚癸以時登歛計日匪
頽抑此長才勤于織嗇辰出酉入不敢告勞君子仕
不爲已職思其憂如爾者功先于視庾誼風于有位
矣迺以覃恩授爾階協正庶尹奉直大夫錫之誥命
頃者人思速化厭薄諸曹顧不念積貯天下之命乎
尺木可以騰翥平進可以光榮爾益茂乃績毋廢前
勞朕於此徵大受焉

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金拱敬授協正庶尹奉
直大夫

制曰方今大江之北轉漕給軍日仰農部爲之屬者
非藉雋才烏能謹儲蓄勩饋饌乎爾戶部江西清吏
司主事金拱敬文成炳蔚體載圭璋習魯史春秋之
書佐周官錢穀之計時資轉運俾察倉庾夫昔者象
耕鳥耘徒聞於澤國卽今者楚帆越客半距於榛塗
蓋東南民力其空而西北戎車日駕惟爾龠合升斗
之際彌深樽節愛養之心茲用覃恩晉爾階協正庶
尹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惟清心可以在公惟強
力可以從政古之管租庸者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
爾惟英韶用籌軍國月計歲會期有可觀欽哉

戶科給事中王士鏐授文林郎

敕曰朕求言之思朝發夕下而于省垣舊臣蓋尤望
之深以切也其有抒忠憤贊訐謨者亟寵嘉之爾戶
科給事中王士鏐世載華纓蚤揚莖榜堂標秋水映
潔志於桐谿化藹春風戢亂民於寶婺惟鎖闥之晉
擢屬先帝之臨軒文采珊瑚稱五雲之近日封章屈

軼頻九奏以呼天豈意烏哺之摧腸遽值龍髯之灑
涕睠茲諫省還我直臣爾乃遇事抒忠本舊時之蹇
諤避人焚草異新進之鋒鏦允賴弼違可無嘉獎茲
用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救命於戲今時事莫先
兵食而爾游歷兩垣當此士簡貌貅野空抒軸朕欲
使兵農交賴安攘相資惟爾讜懷佇聞宏議欽哉

兵科給事中加一級李永茂授儒林郎

勅曰邇者在虜指關戰勝無人緬追庭論幾先之識
乃得自封駁之臣宜加勞勉朕未嘗忘之爾兵科給

事中加一級李永茂體量寬綽蓄德雄剛擢分瑣闥
之榮受事盱食之際出稽三輔萬雉朝嚴入視九門
周廬夜戢屬秦關之猶峙方鞏洛之行師爾乃伏蒲
陳進止之形對御林安危之算惟先皇亟謀底定而
爾言實中機宜迨鋒鏑之迷天空留石畫咎喧呶之
誤主益念謨明至今諫草盈箱誕作鼓鼙之氣鉤陳
作衛倚襄貌虎之威爰紀前勞寧無新獎茲用覃恩
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爾行且建幢受事作重臣
矣廻望神州想訐謨之故在誓師江嶺知涕淚之難

收用舒南顧之憂益張北伐之氣欽哉

兵科給事中蔣鳴玉授儒林郎

勅曰我祖宗朝削平禍亂率繇文吏迺其風采著明必於奏對間識之使無議論豈有功名哉朕于封駁之中儲雄俊之選訪求省覽庶有其人爾兵科給事

中蔣鳴玉器資沉毅學識恢明起譽祥刑蚤懷經世擢登瑣闥日事陳謨耻爲雷同搏擊之談不襲儒衣危冠之論策強策富聚勇聚謀扼寇勢而議防江河清浙患而連衡閩粵掇其大要俱切時艱深明變化洞中機宜百萬甲兵想藏胸之武庫山川聚落儼抵掌於畫圖舒應劉之逸藻發鼂賈之精思真所謂出入諷議國之光輝智畧謀慮朝之淵藪者矣迺以覃恩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於戲致用在乎權謀立誠歸乎正誼爾尚勤思先正砥勵新猷卽羽葆吹鐃朕豈有靳焉

湖廣道監察御史吳春枝授儒林郎

勅曰間者國是溷淆其在言路尤甚陰有指承更相販賣方欲停車受言而害有甚於不言矣朕當更化

之初思得直方之彥爾湖廣道監察御史吳春枝道
文發自妙年貞志承乎家學擢從吏治試守臺班屬
時事之多虞見封章之屢上論人先其樹立不因進
退爲賢愚條事鏡其源流罔以從違爲利害蓋必議
參千古知朝廷之有人若使趨徇一時設諫官乎何
有朕載從乙夜開受讜言高岡之音獨升聞於霄漢
觸邪之性不委節於蓬蒿嘉爾對揚大扶國是乃以
覃恩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爾行持斧入閩矣得
無有竊伏海瀕慕汝威名者乎爾慎飭厲丰裁秉持
憲紀吏不爲非民乃蒙福用稱朕指可不念哉

山西道監察御史沈宸荃授儒林郎

勅曰朕讀往史國勢急則言路開卒亦無補於國未
嘗不惻然傷之今會逢多難求言孔亟而吾簪筆之
臣得無有牽率泛論取塞月課者乎若知無不言言
罔不盡朕甚嘉焉爾山西道監察御史沈宸荃姿本
恢傑誼矢激揚剔歷使垣擢監臺憲會未半載已及
萬言摩切朕躬引繩庶職動色尺誠進洪範之五行
極論封疆盡輿圖之萬里言之痛矣汝不負朕聽亦

俞哉朕猶念汝期勉收於實益庶無負於讜言蓋已
名著雄班章留御座矣茲以覃恩授爾階儒林郎錫
之勅命夫臣子爲國家持大議建大業亦在乎勝之
以氣而已爾抱憂時之誠壯敢言之氣朕嘉賴汝豈
特埋輪避馬間哉勉効蓋忱佇膺簡任

貴州道監察御史何綸授儒林郎

勅曰夫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朕延佇蓋言
猶前志也顧非得風力強明折而不撓者安所稱諤
諤之選乎爾貴州道監察御史何綸性資直亮體貌

恢竒當其望著李官久已風清淝水洎雄班之晉陟
忽譙譎之煩興偏爾自明澹然退引濃霜保其勁節
歲晚篤其貞心值予多難之造邦藉爾復光於臺憲
夫偏見不化國是用淆知爾痛心深憂前弊奉公發
議論事得平整肅周行朕有賴焉茲用覃恩授爾階
儒林郎錫之勅命爾將持斧渡江矣極目創痍驚心
風鶴今有頓兵當道如宋韓斬國者乎抑有草澤慕
義如宋魏勝者乎宣布德意勉建功名勿謂非按臣
事也朕日以望汝

江西道監察御史游有倫授儒林郎

勅曰國家不幸多事四方有輕朝廷之心而有識者
廼以內重爲言然所以重之者實在乎謀謨之臣勤
其遠業諷議之士匡其正論而已汲黯盡節淮南寢
謀此朕所望於執法也爾江西道監察御史游有倫
志行端直體蘊精明擢自皇華授以白簡疏凡屢上
事舉大端陳修省以責朕躬固根本以安國勢而又
惜楨榦於老成收人心於吏治繇斯敷奏具見蓋忱
果爾言讜被之臣民卽朕心何憂乎寇賊蓋閔閔惻
惻念結公忠肅肅明明言成著蔡者爾有之矣廼以
覃恩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於戲今時事孔亟矣
朕乙夜之覽無取乎多言爾尚率勵臺班務商實效
朕且以爾光言路焉

中書科中書舍人費景烷授文林郎

勅曰國家設中書省屬視古制懸殊然以儲臺諫之
選使之叅掌宥密諸習舊章非第一流不膺是職爾
中書科中書舍人費景烷體性端純風規直亮筆敷
芳藻似湧春泉名著球鏞久空冀北爰自南宮之雋

卽遴西掖之司綸閣依然鐘簾乍徙爾乃侍宵衣于
殿內罷詠紫薇聽曉角於池邊含毫青紙從此書傳
哀痛陋優游清秘之風亦將義取糾繩收駁正詞頭
之益瞻言禁近深用歎嘉茲以覃恩階爾爲文林郎
授之勅命古者給舍同官耳今以秘省爲閒曹夫時
會至此聞善若渴盡人皆言官也况汝優諫垣之選
者乎深思帝載毗於艱難欽哉

福建福寧州知州揭重熙授奉直大夫

制曰在昔建武造基卓茂斷斷小宰河陽謁見致位

三公朕式照前經留心弊吏雖戎車日戒而一二司
牧治稱異等亟寵嘉之爾福建福寧州知州揭重熙
蔚然國器試于海邦惟茲七閩奧區實作三山襟帶
而能討其軍實撫以惠和織屨養蠶時聞下教建幢
植葆都試有方遂使縮項驚波罕見樓船之寇行歌
下里無非襦袴之民採厥薦聞聿觀治狀是用考績
階爾奉直大夫錫之勅命夫爾今者則旣膺新命服
朝列矣廓清中原志士所感昔猶坐嘯樂鼓角之清
閒今也含香聞夕烽而慷慨益圖後效弼我王猷

父應瑞封奉直大夫福建福寧州知州

制曰六學者致治之要法也然古之循吏有宦成受書者其家教弗先歟今有傳經閨閣宣化遠方家學淵源可無褒異乎爾生員揭應瑞乃福建福寧州知州重熙之父體會史之淑質考游夏之文章椽飯菁羹唯勤講論葭墻艾席咸置典墳跡爾生平早邁專門之學光於後嗣遂擅五經之科至於家有嚴君因而國有循吏几杖關乎治道辟咄盡是陽春通德門高親見澤流四境講堂魚躍何必身應三公茲以爾子奏績封爾奉直大夫如爾子官錫之勅命爾旣蒙稽古之榮其勿替教忠之誼

母趙氏贈宜人

制曰西江風俗之美理學涵浸非獨丈夫卽女德有可觀者焉爾福建福寧州知州揭重熙之母趙氏探爾子上狀何闡則之醇也食淡茹茶落英棄茗雖在盛年瘁若瞿曇爾子身謝脂膏於是乎取之紉泉績麻漉醎和糝冰晨炎午無敢婆娑爾子鞅掌拊循於是乎取之爾子知書每食必教之日無暴物長且及

人爾子用是案事滿考不戮一人境內稱治然而不見爾子之成也茲贈爾爲孺人其令長溪十萬戶謂我刺史翟第其親連袂歌呼而不能已爾可以含笑夜臺矣

福建漳州府推官曹廣授文林郎

勅曰廼者四方多故咎在墨吏日夜爲朝廷結怨於百姓而莫之問焉斯理官之過也夫理官者以察六條而糾庶獄亦猶執法之選也爾福建漳州府推官曹廣華英覆代雋譽傾時廼以文人試於法吏鈎金

束矢不溷其廉裝貫械囊頭每慙於淑問至於剔歷二郡品覈屬城躋跖爲廉顏冉爲盜爾不出此克允惟明瀕海乂安皆爾治狀茲用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爾惟明法佐郡有聲天下事秉法而議之可矣登爾於朝佇聞宏議

閣部中軍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復生授特進榮祿大夫

制曰國家用文吏建牙中軍之職蓋尤重焉釋構著袴褶執鞭啓事威禁大行者此呂子衡之所以裨于

孫討逆也今有名著軍中績登幕府用致通顯爲國
爪牙朕安能不圖其功乎爾閣部中軍總兵官中軍
都督府左都督劉復生少服庭訓長餽澤宮遭時拊
髀奮迹爲將守惟縈帶戰亦履鋒致美眷於廐中羅
材官於戲下我有重臣實左右之爾誠良中軍也假
爾別將不尤勝乎然所上首級已云過當矣出身從
戎積功歷載領軍之重夫何惡焉茲用覃恩授爾階
特進榮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壽州人也爾昔駐
防於彼今岌然作疆圉矣魏李崇謂淮南萬里繫命
此城卧虎威名得無意乎朕且有閩外之命

保閒堂集卷第十六

保閒堂集卷第十七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廷珪校

書

與范質公司馬書

巳卯

士春無似輒以大義爲明公所採獲附姓名於公疏
之末旣而嚴旨獨加明公夫明公所以率先同志忤
時不顧者天下萬世之公也卽五人中灼然如石齋
黃先生初無阿私曲好於其間况後進如春者乎祁
奚乘驛不見叔向春竊信明公有古人之心是以尺

一之書躊躇未進然知己之感其能頃刻去諸胸哉
春雖黥淺嘗讀昭代紀傳身爲六卿抗疏不輟者自
王端毅韓忠定而外不可多得豈非宦成名立軟默
自全無復有汲汲於議論之是非人才之進退者乎
明公樹立中外綢繆豐鎬儼然國之重臣時之元老
當此時也一二守經之士狂愚獲譴班行相顧莫爲
論救天下誰復有過望于明公者乎然而明公乃慨
然首倡飛章千里繼被責問絕無推阻此非剛大正
直之氣充于中而發于外雖欲勉強其將能乎此愚
所以爲明公頌者初非爲一人之私而言也適聞明
公以畿輔兵燹將卜居吳下果爾春之奉教有日矣
然時艱未解倚毘無人恐非大人君子懸車養性之
日當今壯猷康濟舍明公而誰救時大畧春雖無似
敬附野史後執筆埃之矣春於夏杪治裝入閩自分
將來仰酬知己惟有無忘砥礪以聽君父不知其他
冀閣下別有以誘進之幸甚

上陽姜周相公書

士春謹啓太老師相公執事士春昨者肅具一稟上

竄台聽伏計已蒙鑒察比奉回奏之旨草土沉淪感
激天恩震恐無地仰惟太老師閣下榮膺再召入相
天子朞月以來蠲除疾苦嘉與維新四方人心快然
延頸拭目以望指麾士春不敏竊以人心觀之知流
寇不足平而太平可坐致歌詠聖明未嘗不爲閣下
頌也當此之時留意人才尤先侍從謂宜得一切崇
英逸偉之士與時偕升猥以士春之不肖謬膺論薦
冀邀前洗上不遽絕於吾君下不見嫌於吾相此其
爲愧且感如何哉抑士春之愚拙每用自審讀書不

見古人之心揣摩不晰當世之務進不能以談辭聳
聽退不能以附麗求容其在明時分應簡棄迺荷聖
主作人雅意勤勤造就云爾者此非太老師閣下推
不遺葑菲之懷行以人事君之道維持昭雪玉汝於
成其何以得此乎夫如是則士春將來感愧積中而
砥礪圖報庶幾無負吾君與吾相者早夜思之宜何
如也今者勉從苦塊拜疏入告屏息待命惟此素心
而區區晦戢感奮之私不敢不自白於左右小疏一
面投遞謹抄揭一通上呈台覽伏冀門墻未蔭特垂

照察士春幸甚

與嘉興徐冢宰書

甲申八月

士春謹啓昨冬家季誣案獲拜公言致之當事雖當事惟怯爲羣梟劫持而春舉家受生全之恩于大君子感何可言茲者南中統均之任倚重先生兩日前台旌渡吳門春奔趨不及遂失上候輒遣奴子代將尺一敢佈腹心唯先生採聽焉方今乾坤淪墜日月昏霾士大夫胸中積習自應痛洗一空以勸玉事先生道本公忠義深憤激譬諸國手屈臨敗局出奇制

勝豈躡故常其破藩籬而偕大道雖愚亦知之審矣而竊有欲獻之閣下者妄謂今日銓政宜急於樹君子而緩于去小人何謂緩急之數貴陽以擁戴居功勢不可動近被攻訐必多疑畏其貴陽以下反側不安更可知也今先生開誠與語某君子可治內某君子可治外飛檄而招之分曹而處之而至蔓尾已形鷹眼未化之輩姑置之而姑使之壯吾道之氣而息小人之機不亦可乎設或于庶寮中驟事驅除彼小人之尤者業借貴陽死力坐司馬堂矣舍豺狼而問

狐鼠彼能晏然已乎然不獨使之也彼有材叅戎幕
計周錢穀者宜簡一二人與君子相參啓事以彰鼓
舞叔孫通之從漢也弟子百人無所進而專言故羣
盜壯士者今日之謂也如此則同舟共濟之道也又
不獨此也先皇帝聖智憂勤忽遭大故是堯禹胥淪
于泮水而仲尼橫天于匡人也天之降罰前代未有
則今日振而復之其艱難亦前代未有愚謂此時朝
廷當以軍禮處之君無嘗朝臣無退食自宗廟社稷
而外一切曹務歸併軍國非兵餉之人不以掄材非

兵餉之言不以登牘凡我臣工如寇在垣如刃在頸
出則陳師入則講武庶有濟乎若復修晏晏之容飭
明明之度譬焦爛盈前而獵纓整冠之如故其爲一
朝同盡也必不免矣先生誠以是言呼號于上督課
于下君子之能爲兵能爲餉者出矣卽小人之能爲
兵能爲餉者亦出矣舉朝營軍國之不暇而暇爭門
戶弄唇舌乎此則動之以至性合之以大羣者也凡
愚所以爲此言者非調停苟且之論也伏念先生衆
正之歸而社稷之鎮也史閣部旣行朝野之望先生

是依先生安則衆正安而國家旦夕之勢幾倖轉危
爲安春也謀及大利故不勝縷縷之私竊又稽之前
史王謝中才之相耳然猶日網漏吞舟無爲察察又
日不容此輩何以爲京都豈先生之道顧出王謝下
哉春受知有素恃先生之諒其無邪心也冒言及此
妄以塵露裨益高深臨紙伏增戰越

與劉晉卿太史書

弟去冬入閩道廣信而歸瞻望知己未繇一見爲恨
比抵舍疇昔之夕與年兄相從于夢寐者再矣輒擬

上彭蠡叩章門與年兄圖聚首之樂又以家大人時
時抱恙不敢賦遠遊伊鬱之懷孰可告語弟每思之
年兄直腸忼爽遇事發舒不顧人面赤唇噤而弟游
更憂患頗事循默其不及者一年兄於機事可否人
才短長一言抉擿必洞底裏而弟意存審察遂近徊
翔其不及者二年兄游屐所至交滿四方而弟齷齪
閉戶投分不出閭黨其不及者三然傾蓋之日各謂
知心莫我兩人若者何也將拙訥淡退不苟欺乎天
不苟同乎人尊名義而輕富貴鄙人之懷有足信于

君子者乎然則弟亦信其在我者而已千里之外如
面談又何且暮契濶之恨哉顧弟今日有所甚恨者
往在公車意有不可書空浩歎而止耳今則故舊以
是責我國人以是望我矣然而事竟有不然者門戶
之害上自朝廷下及風俗凡郡邑間必有數人煽其
風而又宗一二人以爲之主苟入其室心如虎狼行
如禽獸而不顧人之不肖已也其爲之宗主者心如
虎狼行如禽獸而欲人之賢已也又欲人之聖已也
率是以倒置是非把握長短搖手結舌以聽之而莫

可如何嗚呼非年兄之爲見而斯人與居其爲浩歎
可勝言耶西江禮義之俗年兄以古道居鄉必無齟
齟而弟跼蹙如此同流不能獨立滋懼敢問左右安
意強志何途之從乎意者拙訥淡退以是信清夜卽
以是謝國人可乎否乎又家居讀何書作何課一一
教我俾得勉從事焉他日相見無貽知己羞則幸矣

又與劉晉卿書

癸未六月

部覆以來日望年兄還朝之信而烽煙梗塞行李爲
艱今既報漸平矣竟未知台旌何指也弟意吾輩倖

邀賜環感恩奔命誼難優游而時事孔亟于今爲甚其急在寇者夫人知之而又有急在君相之隱微者弟請得而畧言之義興相公以將迎粉飾之才一旦門下小人中分兩部有賄而敗者有黠而叛者上疑主心下沸羣議人但責其後効之迂疎而不原其初政之擔荷也自今揆地之膽破矣日夜唯揣摩交結之不暇而安望有明日張膽爲國家圖大計者乎此弟所謂憂在政本者也義興退而三載之詞臣躡躑大拜或謂其捷給故爾弟意卽有辯口當不出武陵

上直是皇上求人不得故近取之畿輔中耳寧有天子必用鄉人而可治天下者乎昔田單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引還東鄉坐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新叅之舉無乃類是乎今是人特不反走耳跡其無能與卒何異蓋自今主上之心亦孤矣將以是聳動臣下而不悟其爲臣下窺也勢必有宦官羣小乘而竊之者此弟所謂憂在睿慮者也方今之病君臣之術兩窮而出于不得已臣避實而就虛

君用竒而廢正耳目愈亂心志愈疑績用無成時日
難待年兄不以此時疾驅入春明門條列請對於凡
辦寇措兵畫成局而進之限歲月而謀之責大臣之
肩持定主上之心志一旦勢難收拾卽欲痛哭猶有
其地乎弟外除在六月又將營窀窆昨會請史筆立
傳爲先人光倘賴庇完此大事當迫歲暮年兄還朝
之期必不濡遲至此然則年兄之直言大計效見於
先矣拭目想望在此一舉敢借尺書以當勸駕伏惟
年兄蚤加意焉

又與劉晉卿書

甲申十一月

弟歲杪出門曾奉一札相聞三月抵淮聞京師之變
哭而歸伏處半載昨抵白下接年兄八月中手教并
讀哀至三十首忠憤激烈上徹高高之聽如弟猶逐
隊行媿恨入地矣然年兄視弟今日豈真有仕宦之
心乎所以不得不出者弟素性不習媵阿失里人之
歡去冬家季訟事大力鼓波惡焰未息又吳中密邇
金陵勉強一出爲家門計耳抑年兄視南中今日豈
猶仕宦之時乎有改頭換面之君子無洗心滌慮之

小人賄賂公行喧呶不止天之降割竊知其不遠矣
延至春間獲以差行便爲萬幸年兄問十七年實錄
作何撰述弟見此時衙門諸君大半鬼蜮市井縱有
論著必無可觀若掛姓名於其間則百世之羞也不
若歸買邸報稍加編次成一家言庶可傳後弟年十
五六時便知研尋性命旣汨沒文字中倖追年兄後
塵頗思揣摩世務圖報先皇帝萬一今不可得矣生
死無益長爲罪人開春乞歸奉母之暇唯有素心耿
耿未釋衲衣髻髻可畢此生昔世之變也多有寄迹
市傭入山不返或者年兄不以爲罪乎年兄與楊機
老之舉四方皆仰之雖貴鄉議論不協然此中已絕
追求之語惟安意山中以需精神完固補葺先皇帝
遺事俾弟他年與觀成書則未死之大願也伯玉先
生行附摠鄙臆弟與年兄數載相期言止此矣當知
吾兩人心事與長江千里流恨無窮耳

附晉卿甲申春復書

慟哭先帝心病吐血絲然而不得速死已着黃冠
稱孤臣佯狂蒙謗自甘之耳其事則弟與楊機老

二人阻訕百出置之以聽撫按直言窮矣安得向
年兄同灑血淚乎稍待儲宮消息若何孤臣眼光
落地復何所戀五月至今一夕數起五心焦熱弟
尚有生理乎久知年兄至淮路梗而歸弟欲一過
訪而猶豫未定也已矣已矣從今音書難通山中
或逢雪菴輩相抱一慟而已哭先帝詩題日哀至
凡七言律三十餘首十首追思而頌帝德十首感
事而責舊臣十首述哀而傷國難文字之緣至此
將盡或于先帝朝實錄勉爲較讐不知史局作何
撰述念此奄奄殘年先狗馬填溝壑又此生未了
之願也出處一生吾兩人同之若以仕進逼迫九
死明心可幸無罪八月五日弟同升頓首

又晉卿乙酉復書

二月十一日伯玉至接年兄冬月字弟破涕爲喜
書中之言俱非楮生可答所謂中心藏之而已我
兄弟只異姓耳心則同也今日出處小小不同只
是應跡若弟必謂出非年兄亦必謂處非兩人如
此難與言矣水乳之合不在此也荆川先生出念

菴先生處前輩家法兩先生一生無二見也年兄
家鄉與弟故里實萬不同且弟又多病一身如敝
舟賴得山居稍稍靜坐息火苟延歲月近患唇疽
內外毒攻痛苦非人間之痛苦七晝夜若在烈焰
中自非緊提話頭決敵不過至今兩旬病纔去七
八僅得皮骨非山中可容此支離叟乎臣之少壯
猶不如人况顛毛如雪安敢不量力也卽如十七
年舊史買邸報不得無從說起若復先狗馬填溝
壑又恐抱恨無窮言至此淚浪浪下矣牧齋先生
書病中甦不能報先生索我于香山其實臯羽也
二月十一夜弟同升頓首

晉卿往矣其見貽手筆并哀至詩具存篋中凜
凜然有生氣嗚呼壯懷砥礪晚節浮沉晉卿視
予爲何人哉暇中錄此二通時時摩挲見我良
友庚寅臘日識

與趙樸庵書

弟春昨從敝城諸紳之後捧讀台函宣布德意導以
功名仰見作人盛心不遺沈冥允矣稱救時之偉人

佐新朝之鴻議矣惟是敝邑情事與他邑異敝邑雖
報復業城市之廛十空其五良以海波未靜寄命危
巢公私之責叢繫一身當此之時而責以捨墳墓而
風塵捐親族而驅駕其能無內顧乎此在七邑之中
似應蒙恩另請以需時日而不肖弟春則又有萬不
獲已之情仰竇台聽者弟春自戊寅棄官越二載而
有先嚴之變慈親在堂幼弟在室重罹憫凶長兄奄
忽季弟破家自夏秋喪亂以來老母以七旬之年扶
携於上兩旁風蝸廬土室之中者四閱月矣旦夕相

失泣涕隨之又老母積苦脾疾驚憂增劇值此室家
如洗僕從背逃之後藥餌多違形影自咎弟今百念
已矣唯少偷視息以戀慈親此在仁人君子必爲惻
然動念者也若弟出多孟浪處亦浮沉本無行能動
遭顛躓目今家有黃口室無健婦松楸未樹弟姪孤
遺萬緒千端織成疾疢髭髯俱白蒲柳早衰坐久成
脾語多卽喘每中宵不寐羸然枯瘠前月中分欲披
緇入山瞑目待盡慮當事之見疑迺趑趄而未敢然
而衰病如此其不足供鞭策也亦已審矣伏計勃興

保閒堂集 卷十七
之朝羣賢景附敝鄉雖日乏才當必有應臺下之命
脂車從事者如弟衰遲零落譬腹背之羽固無足云
而幸附同譜兄弟之後老母至情必蒙矜憫目下大
疏中幸勿齒及竟以草野置之則生成之惠也萬一
有類報紳冊尤望鼎致督撫兩臺俾從養親篤疾之
例從此母子相依有生之年實拜明賜昔周之初興
其詩於將父將母三致意焉然則烏烏之私羅縷上
控或亦非左右之所棄也望風叩頓臨紙涕零伏幸
裁答

保閒堂集卷第十七

保閒堂集卷第十八

虞山趙士春景之著

男延先孫男廷珪校

序 壽序

曆體畧序

仲愛王公督漕南來政成之暇出其尊人王子晦先生曆體畧一書索言於余余之憊久矣抑青雲覩白日猶苦作暈而况登臺露坐能一一指其躔次乎井蛙語海訖及河漢無乃徒滋掩口歟然而先生之人之書則固生而願與之同時生不及見則願樂道之

以俟之後世者也先生諱英明字子晦古澶淵人家
世閥閥薦于鄉不復事舉子業搜靈臺觀象諸書晝
夜考算務底實學雖古稱振竒如楊雄張衡何以加
焉今先生手輯凡三卷羅縷今古周晰中外甘石以
降未有約而舉要如是書者也儒者之言窮理不窮
數夫舍竒偶而談太極有是理乎義文之交容成之
算子雲之立邵子之經世其爲數一也已則矇而咎
人之不矇可不謂大惑乎先生之書參綜西曆或者
疑焉夫曆之言歷也世數更歷襲訛承舛時會適然

俾揅其弊矧西曆所載竒而不誣如圓則九重屈子
嘗言之矣以至彼晝此夜彼春此秋地懸天中人行
地上譬諸螳之緣磨不辨異同何知正倒釋氏鑿空
此繇推步少所見多所怪惡在其爲達識乎或者又
謂先生抱道弗試知我者希夫先生經世之志一傳
而光大之可無遺憾若茲編具存其在曆家與同玉
版與星經渾儀並傳不朽宇宙甚大豈盡憤翳如余
輩撫璣衡而莫辨耶安知千載之下不有覃思曆體
亟誦王子晦先生者哉嗚呼此余所爲生而願與之

同時生不及見則樂道之以俟之後世者也

文昌帝君化書序

往余在都門受文昌化書於楚中徐媚雲老師至是垂三十年矣邑侯李漱岩自閩中來泣我虞報政之暇重梓是編而屬余爲序余惟化書所載帝君之爲張宿爲神龍爲帝子乘雷杼掌桂籍名統斗魁位絕星聯皆天事也至化迹炳著自周迄宋自師儒及將相率以忠孝兩端慈仁一念植綱常之教壽詩書之脉皆人事也蓋其始以人承天歷數千年功德積累

以滿其真靈位業而其旣遂奉天治人呼喚風雷推排劫運凜凜然福善禍淫雖沉必雪靡慝不誅謂是書爲感應篇註脚可也雖然不獨道家者言也竺乾氏言六道輪迴億千萬化而別業同業之論不出因果兩途推之吾儒大易三百八十四化一視其爻之中正與否以吉凶隨之不出乎善降祥不善降殃二語謂是書爲六經四子三乘十二部註脚亦可也然則奉行化書者宜何居帝君救劫寶章首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

乏容人之過憫人之私一心如此聽命于天而士行
官守二章於士大夫輩尤致意焉吾願世之爲士大
夫者猛然提醒此心常如帝君昭告在前訶責在後
久而省愆旦而遷善子化孝臣化忠濁流化而清濟
牛哀化而騶虞然後慈仁翔洽善氣流行昔者神君
之治民獲大穰有道之居物無疵厲福澤壽考之報
未有民與物受之而其身不受之者也本一心之化
而遂冥符于帝君救劫度生之化自求多福惟賢士
大夫實以之矣如或不然昧倖福之難常謂淫威之
可恃彼不自化而神之化及之天網恢恢夫豈虛言
哉李侯之梓行是編也有神道設教之思焉余不敏
用敢推廣其意焚香帝君几前而爲之辭

庸隱醫案序

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治人之方備于六經子史之書
推之于醫疾病之百出亦無窮而治病之方備于軒
岐秦越人各家之書若是者何也酌古以御今準常
以制變要在人思而得之耳今百家之聚未嘗無醫
醫未嘗無書而不聞有治療彰明者何也蓋其於素

問諸編學之不精不能思思之而慧不足以通之雖
思無益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視呻吟若已身者褊心
執見橫塞其胸中雖告之以思彼直以爲無庸思也
人之不死于病而死于醫者夫豈少哉吳門石浮李
兄庶所謂思而得之者乎授余醫案數十條每遇沉
痾怪症必爲反覆推尋以求合于古人之書證據曉
然然後取古人已定之方損益與之大約于病之虛
實一如張湯之治獄毫無遁情而用藥之補瀉又如
庖丁之奏刀諒然已解信乎其爲學之精思之熟也

褊心執見之已消而仁人君子之用心者也然石浮
且蹙然曰吾非能巧發竒中也醫之庸道如是耳嗟
乎苟不如是鹵莽而嘗試之豈唯鍾乳烏喙能殺人
卽尋常草木其不化而爲腐腸之毒者幾希矣余少
而善病三十後留心方藥以世故縈纏不能窺萬一
而卒于世界無小補夫余則學爲治人之方而弗試
者也竊喜石浮之能用其方而將有大濟于斯人也
故樂爲之書以告世之爲醫者毋忘敬慎焉斯可矣

李貫之先生集序

萬曆乙卯余以童子試江上識李貫之先生先中憲
因命之日昔我先少叅公館李氏有枯杏之祥兩家
蓋世相好也自是以來忽忽四十年矣而先生之孫
汝集彙刻先生得月樓稿成屬余序之余按先生諱
如一世居赤岸爲江陰著姓先生生萬曆全盛之世
以逮啓禎之交其猶子侍御公死璫難先生集中故
多感時忼慨而先生故杜門無恙蓋家號素封聚書
萬卷優游著述有承平儒者之風而白首諸生中求
如古文章家石渠東觀故事不可復得以故束身修

行託之立言率以家乘邑誌爲先是可歎也然余以
爲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而孔子論士有取乎宗族鄉
黨之間至孟子以一鄉之善士與天下士比類稱之
嗚呼士生而不得志於天下則於鄉於家而已矣若
自有文字以來著書名後世者不盡夸聲譽負氣勢
之人也士方隱身潛思載筆所及魚經樹傳猶叅藝
苑而况本仁義談孝悌乎然則一鄉一家之書安在
其不傳也今先生行事具載集中如譜世德贍族田
揚先哲之遺文考昭代之故實少以藏書爲富老以

說經爲娛是皆可以教子孫厚風俗雖更數世文獻
憑焉又何戚戚於先生之不傳哉先生令子鴻臚君
有文而歿其詩附見卷末而汝集克念爾祖將攜撫
廢墜益彰先生于不朽此皆余所樂道焉以爲後人
勸者也故于汝集之請不辭而書之

何氏家譜序

中表何文通輯族譜成屬予序其大概予讀而泫然
念我先太淑人發祥之自蓄積深遠而因以其餘澤
及予小子也蓋何氏之先來自宋南渡綿歷三百載

至宣正間定家東海時又有別子寓崑山太倉者後
與本支各有顯人而斷以居琴川者爲大宗今其源
流派別墳墓名迹班班可考也若夫上下百餘年盛
衰之變有可得而論焉南池公治生瘠土一旦改村
落爲市廛盛矣繼我外王父左泉公偕其弟姪後先
登甲乙榜雖仕未通顯而外王父懸車耄耋稱鉅公
長者抑又盛矣自是而降秀人傑士踵見特出是宜
大起前徽而卒不克振良可歎也然予以爲世方多
故簪纓舊族救死不暇而我母氏之黨類能安室廬

守遺書無震驚不測之憂斯亦幸矣所可怪者宗裔蕃衍而產殖少落雋譽日聞而雍睦頓衰耳今誠使何氏子弟與於茲譜者愾然念先世起家不易家無自毀人無自伐而於歲時伏臘惇本收族相先孝友莫爲交瘡能如是和氣充溢而祉福大來詩書之報地望之崇追軼前人可計日而待也予衰且癩廿年之中涉足外家市墟者纔能一二顧每念少時周旋兩舅氏家一時阡連陌接人物門第之華猶可想見而我先太淑人惓惓本支之意蓋晚而彌篤也故於文通之請書以告之

山塘王氏家譜序

同年友王君兆吉當甲申乙酉間官南銓部比歸而里居孳孳以行德于鄉爲務旣又思所以整齊其族人者於是彙次家譜成索言于予予因得徧觀焉竊慨然嘆王氏之在邑中未易一二數也邑大姓不下數十家然故老所傳其人烜赫一時而爲若敖之鬼者有矣其家箕裘幸存而不絕如綫者有矣王氏別子祖學錄公子孫繩繩踰三百指也高門甲第興替

乘之因而勢家吞併文靖之德不保五畝者多矣王氏自學錄公居山塘至竹溪公大其室廬連薨接棟今猶昔也宗法之不講也離絕畔渙幾同燕越王氏長少同心扞患素號強宗至於今不變夫有是三者王氏稱望族宜矣雖然不特此也考王氏之系莫著于江左始興而下稱爲相門然崎嶇亂朝飾智取名固無足道文中子起于孟軻之後千載一人而所論述銅川府君而上率皆抱道于元魏周隋間庶幾親見一日之太平而不可得今學錄公之始遷也爲洪

武初年竹溪公之始生也爲成弘繼統笠洲公之始以科第起家也爲嘉靖中葉夫是皆昌期豫大之時也國家太和元氣之融浹禮樂光華之照耀更累朝如一日而王氏一家涵濡鼓舞其處者得以營產殖教子孫而其自奮於功名者襲簪裾樹聲績詩書之業爰開後起蓋上下三百年中無震驚轉徙之憂而有蟬聯舄奕之美支裔蕃衍遂極于斯嗚呼盛哉洵王氏受姓以來未有若茲譜者也予謂兆吉以是識首簡可乎兆吉日唯唯繇前所稱吾祖德實當之繇

後所稱膏澤長存流風未歇子之言猶吾志也戴天履地吾敢忘乎哉盍書之以詔我後人遂書之以爲序若宋元以來世次另載前編而兆吉本支自其祖仰槐公暨尊人毅菴公敦本睦族咸可師法予特論其大者故不復詳著云

公車義自序

公車義百首丁丑刻之家塾茲再閱歲矣敝帚棄之可乎夫余之心有重不忍於斯者憶戊辰報罷余時氣方壯帖括之暇讀書兼治古文辭倜然真吾事爾

未幾苦淹病鄉辛未北上伏枕逆旅聞家大人中考功法家大人蒞蜀甫再替值兵興強半城守勞之弗圖而私用翦棄可謂有銓政乎旣余再下第丈夫厚顏不獲效古小女子上書訟父爲千載美談其何能不憤且悲也歸而幽憂不已橫受枷掄顏椽四壁有漂搖之歎時余稍聞心性之學計偕負笈輒先龍溪白沙諸書戍之黜頗能擺落名心委順得失至乙亥婦病不起黃口嗷嗷何有何亡不知所告蓋余向者閱歷如此當斯之時俛首帖括積百餘義則皆余之

排憂破涕泚筆爲之不知其當否者也然自數年以
來其于三代兩漢唐宋之書未嘗不讀讀矣未嘗不
思思之而不得以他文自見未嘗不取而合之孔孟
之旨以求時之所謂功令者而盡吾心焉學之不成
而文止于此余之所以媿也數更憂患知我者希雅
不樂扳附聲光奔趨壇坫故公車之業不走于四方
而僅私諸篋笥此余爲文之大概也家居稍暇遂刪
而藏之

戴記稿自序

余少治曲臺南北之試以崑經進於有司者幾二十
載前後所得制義刪落亡失僅餘一二噫愧矣辛未
再下第謂是經也實久困余因改通尚書旣而謀之
於神弗果易然則余之用是起家殆有不偶然者乎
夫君子之爲學也未得也不敢疑而旣得也不敢畔
行與業違身與道乖學成而不加於行事名顯而日
負於初心古之儒者以爲大戒今夫五都之市旦有
所求盼盼然往而不止及日中而過之所求旣得則
掉臂勿顧矣今之爲經學者何以異是茲編雖少先

資具在余徒爲市人乎哉

陳中丞制義序

中丞益吾陳先生里居橫卷時時應及門之請拈筆作制義數十首余得縱觀焉有獵纓整襟稱引典則者經制之篇也有砭骨透肌難苦纏綿者理性之篇也有追訟往哲憤恚歎息情見乎詞者感時諷事之篇也有尺幅小品泓崢蕭瑟舉體雋逸者抒懷寫境之篇也大都虛勝實澹勝穠譬鍾王作草結構萬殊轉筆落腕歸于圓健則先生所以蘊藉諸家含毫獨

運者也異哉乎先生豈真剗精竭思而爲之歟夫絳雲在霄自然光華者超于空也火之文照天下然而風水淪漣尤居乎天下之至文者火明外景水明內景也今使王戎水碓李衡木奴柴棘填胸城府御物士大夫有一於此以撓其空虛明淨之本來其視聖賢之書不啻欲睡况能象其神理於纖穠曲折之間乎先生懷侃侃之節體晏晏之和泊乎無營抑乎退處故能借數字之題標舉性情討擷今古卓然名家無疑也昔元祐相業誤著潛虛當陽功臣留連左氏

先生今者行載舊德以襄本朝而清明內蘊畧見斯
編豈惟傳之藝林式我髦士凡我搢紳之徒所當展
卷而深思也

贈牛吳縣考績序

丁丑釋褐同籍兄弟例司民社若干人時吳中劇邑
亟需賢守令謁選之次揺手相戒曰是不可爲是賦
繁而俗囂以囂民督重賦不償于功令則螫於蝮蟻
吏安有善其去者乎吾視之猶設機置筭也噫何言
之甚也夫我吳之不自于天下者有二而民無與焉

大江之南吳爲都會四方浮食者衆文組彩繡泥車
瓦狗一闕之市巧僞溢日及去而履其鄉汗邪畝鍾
半輸縣官養孤長幼僅糊朝夕士大夫之出其塗者
以爲旣庶且富也而廟堂之上用加賦請者人持一
說矣此其寃吾民者一加賦不已司農之額絲紛櫛
比不可戶曉奸胥猾史窟穴繇已一旦催科檄下稅
之如豺狼視之如寇讐箠楚亂加謗議橫作民窮而
官卒不免乃始歎詫謂官實坐民而不悟其爲胥史
誤也此其寃吾民者二審知是二者緩之以慈仁幹

之以廉辨澤國之民奉公親上猶齊魯也余時亟語
同人莫有應者未幾楚黃鶴沙牛公實典吳邑吳寄
治郡城簿領之外飭亭傳戒供億趨走不給或爲鶴
沙難之余曰不然鶴沙有道之士外和內敏是將治
天下有餘而不足一邑乎今蒞事越五載慈仁幹辨
後先一轍臺使者採掇治狀列上考功余不獨爲鶴
沙喜私爲吳民喜也蓋天下自是知我吳之民其不
重累賢守令也審矣然鶴沙之爲政固有過人者比
歲旱蝗野無遺藁貧死饑富死賑冬春轉漕期會嚴

切越舩蜀艇盡爲運艘百里之內日苦驛騷余每入
其境荒政修明上供倚辦庭無德色巷無咨嗟不更
張而令具不咎督而教行豈非撫循忠厚篤于天性
上以誠來下以誠應者乎古稱治行終長者鶴沙之
謂歟鶴沙所與分東西治者爲茂苑令且再更皆被
物議滿歲解職夫均之爲吏一載其愁怨一載其謳
吟所得孰多乎繇鶴沙觀之彼匈詈腹詛一決不收
此豈吾民之罪也哉今鶴沙旦夕上計奏對交戟之
內凡我吳民愁苦捐瘠庶幾藉手入獻惠我無疆士

春忝竊門誼相知最深猶樂道既往之事爲贈者蓋以告夫留意民瘼者天下之邑無不可爲而在乎爲之者之有其道也

邵翁七十壽序

里中公輿邵翁壽七袞伯子無盡方舉進士遇覃恩榮其父母而翁之母太夫人耄期未艾四世一堂邑之士大夫相與言曰异哉何盛事之輻輳也吾儕奉觴子盍爲之辭予謝不能同年友王兆吉與無盡交最歡再屬予曰強爲我言之予廼退而思焉諸君子

之所豔心于翁者皆翁之所得于天者也天下非得于天者之可憑而修諸人者之爲足恃今夫簪纓之族其初必有隱德之稱萬石之家其下必有持盈之子苟非其人則曲逆之陰謀罰及後嗣樂郤之多怨殄其先澤卽天亦未嘗少假之者也予田間人也不敢遠引四方之志請徵諸邑乘虞山之陽琴水之傍畧計百年中紆青拖紫數什伯人卽其時絲綸貢庭纁幣照路彪聲實震閭黨無慮數什伯家然自一二鉅公而外今有復動人懷思者乎今有復掛人齒頰

者乎蓋其始之發祥未必皆爲善之報而其起家號
縉紳者自其服官里居無所表見徒張富貴之容取
快一時而不悟其爲飄風聚塵倏忽起滅也邵之先
淵源理學名儒碩士肩背相望翁能繼之以孝友睦
嫺撫遺孤立弱弟瞻疎屬爲德不少休而無盡自假
歸後日孜孜以講求疾苦激揚風俗爲事其欲推廣
世德以惠于鄉以及于天下又如此嗚呼虞雖善俗
然變而日下矣湯臨川之言曰世人如鰲山燈裁有
煖氣手足便動夫鼎貴者一旦有炙手之形則其家
之父兄子弟交游僕隸無所不動矣維桑與梓翦刈
日加當是之時而眷耇上壽陳景福于前祝者之多
安能勝詛者之衆乎若翁今日夫豈有間焉身有善
人之稱而克成其子有賢士大夫之譽循墻益恭樹
德益滋然後躋大耋而不爲衰累崇階而不爲過寧
惟吾儕其自今傳盛事者殆將永永焉以是揚解不
亦可乎諸君子曰誠哉若子所言翁之自壽與無盡
之所以壽其親者蓋天人之理備矣遂書之以爲序

吳母徐太夫人壽序

同年吳君幼洪以獻歲辛卯壽其母夫人乞言於予
予惟曩者屬在史官其於天下哲婦賢母樂其光榮
驩其壽考庶幸執筆以從几杖之後今則田間老布
衣耳何以壽太夫人乎太夫人之五十也現聞前輩
祝之曰爾子必貴既幼洪高第南宮如其言及其六
十也江右晉卿太史祝之曰爾子必爲諫官以大都
諫公之業既幼洪夕郎白下侃侃讜議如其言今太
夫人七十矣道與時詘名與身藏尊名厚祿幼洪向
欲致之于親者一旦勢殊事異予又何以祝何以壽

乎無以太夫人前事具在請得而論之方太夫人之
媿于孟登先生也內外通顯稱貴家婦時豈知有青
羣縞袂乎無幾何而稱未亡人手先生遺書以授三
子孤嫠泣咽與呶哦相間也時豈知有朱裳藿菲乎
無幾何而板輿之養遠及三衢比幼洪擢拜瑣闥世
事中圯摯摯然無將母之樂矣猶記乙酉四月中幼
洪以言事繫詔獄朝野驚憂謂太夫人且爲滂母未
幾而天下事遂有不可言者時又豈知含飴繞膝三
子常在母前有今日哉蓋人世憂喜循環倏忽起滅

而自其後觀之其不足據也審矣太夫人處此獨能
全其天和躋于大耋豈其有曠然合于道者歟和風
薄而不知榮霜霰零而不知瘁太夫人之所以壽歟
晉介之推不言祿其母曰與女偕隱東漢袁閔避世
土室中旦旦望母而拜夫士有出處於母何與而史
故載其孳猶笑語旦暮居處之節以見賢母之能成
其子之志也古今人豈異道哉夫如是太夫人母子
之間不銀黃而貴不宦遊而適親朋讌好洗爵盈前
唯有人事之何嘗娛此生之難老而於嚮者尊名
厚祿世俗之美談又可復陳於前乎然則如予者做
田野歌呼以薦無疆之祝太夫人其必爲予舉是觴
也是用不辭而爲之序

保閒堂集卷第十八



